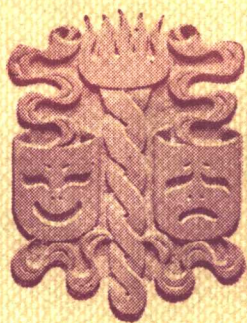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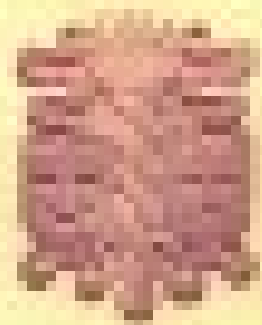
五 四 以 来 話 剧 剧 本 选

五 金 橋

洪 深 著



中 国 新 剧 大 社 社



五 奎 桥

(独幕话剧)

洪 深 作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6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86号

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★

统一书号:10080·202 字数46,000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

1955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日数0001—2,000册

定价(7)0.15元

登場人物

(以登場先后为次序)

長工甲

長工乙

李全生——农民。

珠 凤

道士若干人。

大 保

陳金福——珠凤之父。

謝先生——大保之父。

桂 升——农民。

徐元发——农民。

老少农民若干人

周家長工若干人

周鄉紳

王老爺——地方法院承发吏。

周家仆人兩人

轎夫五人

法 警

这是很热的一个夏天的晚上。夜已经很深：滿天星斗，此刻虽还熒熒地閃耀着；但东方已在放射熾微的曙光，不久便要发白了。有时輕风一陣吹过，也吹散些那不肯消散的白雲的蒸炎。风过时，还帶來些远处的狗吠人語的声音；嘈雜得厉害，象是那鄰近的鄉村里，許多人正忙着什么事情，整晚不曾安寧似的。

这里是鄉下，是江南某县城外某鄉，居住着二十多家人家，一个小村庄的近边。江南真是好地方，那一望无际的平平的田原，隔又有那无数大小的河港岔灣，縱橫曲折的貫穿通过；大地上象是展布着一層水网。有田有溉，真应是“富庶之鄉”。在这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，一片都是青翠，极目都是生長着的田禾。

橫亘在当前的，乃是一座石桥。桥上現坐着兩個人。每人的身边，靠着一个燃点了的白紙灯籠。那灯籠放出來只是微弱的光，勉强照明了桥面。如果周围更加光亮，或是在白天的話，你能容易看出，这座桥是連接着好几条要道的。过了桥，靠左一条大道，直通着那距此六里的县城；靠右沿河小路，先引到一座古墓前头，一条有石人石馬的墓道；轉过

去塚，再到一个大戶人家的祠堂。桥的这一面，向右首走，不到三五百步，便是那二十多家农民聚居的小村庄；向左首走，一里半路，差不多灯火相連，都是別的鄰居村庄。不过此刻在星光下，这些都是模糊的，四周的路，四周的田，都看不十分清楚；只有那座桥，在淺灰色中，更顯得是黑压压的一大塊。

这是怎样的一座桥呢？在平常的时候，你或者坐着船在桥底下行过——不，你不会的。因为这座桥的桥洞，太狭小了；稍为大一点可以乘得两个人的船，便行不过去；虽然桥的东面还有一段河，船只卻从来不能够搖过桥的。

或者你在桥的上面走过——那倒也看不出这頂桥和鄉下別的桥有什么不同，并不十分高，上下不过四五層石級，当中不是石級而是窄窄的石条，預备推行那鄉下的单輪手把車的。

即使你刻意地观察一番，也許会見得，这座桥比別的，似乎构造得精致一点，修理得起勁一点，裝飾得美观一点；桥旁石欄的里面外面，都寫着紅色的字“五奎桥”；如此而已。

但是在这个非常的时候，这座五奎桥不仅仅是一座桥，而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了。“五奎”，一般鄉下人迷信是司理命运的天上的星宿；桥名五奎，或者还許是对于科举时代那讀書人的功名际遇的一种頌禱。事实上这座桥的來歷，果然是因为前清某某年間，本城一家姓周的，一門兩代，出了一位狀元、四个举人，于是衣錦还鄉，除了重新在祖塋上樹碑

石人石馬，又把那祖塋前河流上原有的一頂小橋，修理了改名五壑，一以紀念盛事，二以保全風水，作為周家的私橋。後來，周氏子孫又添買了許多田，並且在祖塋後面蓋造了一所祠堂，冬天下鄉來收租米；時時便也修理此橋。直到現在，這座橋還是周鄉紳家對於鄉下人的一種夸耀，迷信、愚昧、頑固的制度，封建勢力、地主的特殊利益，鄉紳大戶欺壓平民的威權！似乎五壑橋存在一日，這些一切，也是安如磐石，穩定地存在著的。

這半個月來，五壑橋早已成了一個劇烈鬥爭的對象了，站在一面的，是那固執的不講情理的自私自利的感情用事的周鄉紳，和他的雇工、仆役、爪牙。站在另一面的是種田的農民，雖然他們一向是馴良的，無拳無勇的，此刻不得不硬挺一下；因為除非拆去五壑橋，機器打水的洋龍船，撐不進橋東面去；裏面的四百多畝田，為了天旱水低，人力車水趕不及而干得要死的，真都得活活的枯死；鄉下人一夏的辛勞，以及來年一年的生計，都沒望了。鄉下人要拆橋，周鄉紳不許拆。在周鄉紳何嘗不明白，拆橋不只是拆去一頂橋而已，同時關係着鄉紳們的尊嚴和權威。為了自身的地位，將來的生命，不得不出全力相持。而在这許多農民呢，當然更是一個生和死的問題，愈加直接，愈加明顯，愈加迫切些！

所以天天晚上，周鄉紳特派兩個長工，拿着燈籠，坐在五壑橋上看夜。

長工甲，二十多歲，靠着橋欄坐地；夜深了，有些瞌睡；手里蒲扇，時而停住不搖了。

長工乙，五十以外，有須；也背靠石欄坐着，仰望滿天的星斗，默默有思。

長工甲（伸一个懶腰，又打呵欠）呵……呵。

長工乙（也不自禁地）呵……呵。

長工甲 此刻倒風涼了！

長工乙（點頭）每夜都是如此。只有五更快天亮的時候，稍微有點風。過一會太陽出來了，又是大熱了。

長工甲 今年的夏天不知是怎麼的！一連四十多天了，火毒的太陽，總不見轉頭。

長工乙 往年也熱，可是往年總多少有點雨水，不象今年一個勁兒又熱又干，清早到晚上，夜晚到天明，教人喘不過氣來。不要說田里的稻受不住，人也快干死了。

偶然有陣風吹過，燈籠里的燭光微微搖閃，河邊垂楊的枝條，居然還擺動了兩下。

長工甲 好風好風。這時候舒舒服服睡一覺多麼好。（敞開衣懷。）

長工乙 睡一覺！那可是睡不得的。

長工甲（肥起了他們是睡不得的，心里未免有點怨恨）噯。

長工乙（笑着解勸）這叫做“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”。

吃了周家飯，做了周家的長工，替他家看看夜，本分應該的。

長工甲（憤憤）看夜！看夜，本來是用不着的。（一個起勁，不餓了，精神抖擻地）鄉下人哪一個不曉得，這

座五奎桥是周乡紳家的桥，干系着周乡紳家祖坟上的风水的。自从在上輩状元公手里造好了，直到現在，周家老是兴兴旺旺；每年冬天下乡来收租米，总要从城里带几个泥水匠来修理修理。周家把这座桥，是看得和祖坟一样重的。

长工乙（同意）是看得贵重的。

长工甲 周乡紳本人做过七任知县，現在上了年紀，在家里享福了，可是儿子姪子在外面还都做大官。

乡下人哪一个不怕周乡紳，敢来动他一根毫毛么？

长工乙（承認）周家势力大，个个晓得的。

长工甲 乡下人嘴里鬧鬧罢了，哪敢真拆桥。这都是那住在乡下替周家看祠堂的謝先生，在那里大惊小怪。他想要在周乡紳面前討好，所以教我們輪流看夜，守桥，給我們苦吃。

长工乙（搖頭）謝先生是一片树叶落下来当做城砖的人，胆子小，再也不肯多事的。这自然是周乡紳自己的主見。

长工甲 哼！依你說，反而是周乡紳怕了乡下人么？

长工乙 今年不比往常，倒是不好講。（沉思着，一半对自己說）拆桥，乡下人一定要拆，这不是什么鬧着玩的事。

长工甲（不服）怎么办呢？

长工乙 你也是乡下人，岂会不晓得。（慢慢地裝了一袋旱烟，就在灯籠火上吸着了）种田第一要紧就是水。

夏天三伏，毒毒的太阳晒着，青苗飞也快的往上长，那田里养着苗秧的水，更是缺不得。倘或天时美，风调雨顺，天落水不多不少，那是再好没有；可是象今年的雨水，实在是太少了。

长工甲 象今年这样天干河低，自然乡下人得要車水的。

长工乙 你我种着周家那桥西面的田是沿着河，容易够到水，尚且我们整整的車了一夏天的水，不得歇。你看桥东面，只有短短的一段河，到周家坟前一个小塘就为止了。可是桥东四五百亩高田，全都要吃这个河塘里的水。他们种田人，用了三排水車，一层一层往上車水；合村男女，天不亮就起来，車了一天，車得个人人腰痠背折，身上焦得蛻皮。田里还是直干下去，乡下人怎么会不发急呢？

长工甲 天时干，这种高田总是要吃亏的。到了雨水多的年头，高田就占便宜了。

长工乙 南乡差不多不也全是高田么？他们几个村子聚在一起，凑了千把块钱，从上海买了一条洋水龙回来；烧起洋油，机器就会打水，又多又快又省力。（大有美意）种田人又用不着車水，太适意了。

长工甲 （似有同感）那洋龙打起水来，倒是快的。

长工乙 我们西村呢，高田本也不少。可是东三西四，不在一处；这笔买洋龙的錢，老是聚不攏来。后来还是那住在楊家村当图董的陆先生，拿出两千多块

錢，又買了一條洋龍，置了一隻大船，就把那洋龍機器，安裝在船上，搖東搖西做生意；兩塊錢一畝，包打一季水；雨水多，少打；雨水少，多打。今年春三月間，不是陸先生還到過這邊村里，兜攬過生意么？

長工甲（點頭）是聽見說過的。

長工乙 當時村里人捨不得錢，不肯要他包。都說寧可吃點苦，自己來車水。一個春天，算是硬掙了過來。但是今年的六月，實在干得厲害，車水真真來不及。鄉下人沒了法，才再去和陸先生商量。（吸了口煙，冷笑一聲）陸先生仍舊要收一季的錢，口里還推三阻四的推托，說是今年天旱，各處打水打得勤，洋龍沒有空。鄉下人急了，照付了一季的錢，又去向別村包季的戶頭懇情，請了一桌酒，再三求他們讓出幾天，救一個急難。這才算賣了一個大情面，把洋龍船搖了來。（很嚴肅地）誰知道搖到這裡五壩橋下，橋洞太小船太大，搖不進去。大家打算了一會，說是皮帶太短了，一時借不到買不着；即使有了皮帶，還恐怕機器力量小，打水打不到這樣遠。想來想去，只有拆橋的一法。

長工甲 那只洋龍船異乎尋常的大，搖不過橋，也是真的。

長工乙 鄉下人正在商量着拆橋，謝先生得了信息，連忙親自趕來，說了許多好話，勸住了眾人；一面送信到城里，報告了周鄉紳。這還是半个月以前的事。

那只洋龙船，在这里停了半日又摇回去的。（想着便摇头）唉，这半个月来，田里更干，稻真要枯死了。乡下人又去摇了那洋龙船来。（郑重地一字一字说）这是乡下人性命交关的事！你还在糊里糊涂，看成这样平常呢。

长工甲（半晌开口不得）我——我——我也是东听两句，西听两句，又从来没有人从头至尾讲给我听过。我起先当作拆桥的事，是李全生一个人瞎起劲的。

长工乙 乡下人大家要拆桥，周乡绅一定不许可的。就在这两天，会弄出事情来的。

长工甲（又呆了半晌）说来说去，总是今年运道不好，天时太干了。

长工甲 真干！（只好付之一笑）干得连蚊子都没有了。远远似乎有脚步声。

长工甲（举起灯笼照望，但看不大清楚）好象有人来了。

长工乙（张望了一下）是一个人来了。

长工甲（仔细看）恐怕正是李全生。

长工乙 许是李全生回来了。（善意劝告）只让他别拆桥就是了，——你这毛头小伙，动不动火星直冒。

长工甲 上一次是他先开口骂我，什么“馐骨头，做周家的看家狗”。——

长工乙 来了，来了。

脚步声愈走愈近。两个人都不做声，等候着。

李全生有二十五六歲，是一個典型的青年種田人。他蹣跚行來，十分疲倦；上橋時，腿都似乎抬不起。

長工甲直着兩眼，十分注意地監視着他。

李全生一看見長工甲，頓時立定了；也不由是滿面怒容，滿腔敵意；挺硬身體，象要發作似的；半晌，才算忍住了，轉過身去。

李全生（招呼長工乙）大叔。

長工乙 唯，唯。（站起來，走在長工甲和李全生中間）全生，你回來了。洋龍上的皮帶，借到了沒有？

李全生 不要說起。

恰又是一陣微風吹過。

李全生（迎風立着；拉起衣襟，揩抹了頭上的汗）好風好風，還是這橋上涼快。（摸撫兩腿，歎口氣）哎喲。

（一下便跌坐在橋欄上。）

長工乙 你累乏了。

李全生 在南鄉一遛跑了七八個村子，向他們商量借皮帶，他們你推我讓的都不願意領頭作主。反正是不肯借就是了。

長工乙 這也難怪他們。這不正趕上緊要的時候，處處田里都要水嗎？

李全生 是呀，我也明知是件為難的事情。可是他們南鄉，打水打得好久了；借用一兩天，也還不妨事呀！

長工乙 種田人的一年生計，一家老小，就指仗這個夏

季的稻子。（笑着摇头）归根结底，誰能不為着自己呢！（掙扎口氣）現在怎麼辦？

李全生 我歇一會，再上東面齊家村去一趟。他們今年也置了一條洋龍，可就是齊大先生，恨我們沒有包租他們的小洋龍，去包租了楊圖薰的大的，對我們不高興。（微憾）所以一向我們也不願意去開口。

長工乙 哦。

李全生 現在事急求人，就使听上兩句不受听的話，也沒有法子了。（自尋思）我們村里人，跟齊家村的人，好幾個沾着親戚，倒許肯把皮帶借給我們，用這麼一天半天也說不定的。（自發愁）要是再借不到，我真不知道是怎麼好了。

長工乙 你——你太傻了。

李全生 太傻了麼？

長工乙 為了找洋龍打水，趕來趕去，你趕了有半個夏天了；受了許多辛苦，挨了多少罵！

李全生 事情總得有人去做的。

長工乙 譬如今天吧，白天你做了一整天的活；晚上，看你跑得渾身是汗，路都走不動。別人為什麼不去跑？你何必把自己擺弄得這麼苦呢？

李全生 別人也干着別人的正經。

長工乙 哼，這兒晚，他們比我們還舒服；不都是捧着茶碗，看着道士打醮麼？

李全生 （默然有頃）也為的是求雨呀！

长工乙 你不要专替人家扛抬湿木梢。你家只有一位娘，一年能吃多少米。你凡事能些微退后一步，少出头；有人会照应你，不会使得你受苦的，——周乡紳已經亲口——嘴，——說过了。

李全生勃然变色，几乎发作；捺住性子，抱着头深深的思慮。

同时長工甲忽地立起来；他看着長工乙对李全生这样客气，早已滿肚子不快活；这时候真受不住了，一个人走下桥去。

李全生（仍是低头和气地）大叔，我也晓得你是好意；你这是照应我。可是——（怨极了，苦笑）大叔，这里是我的一块田，这里就是一条河，河里有的是水；只要这个水，到了我的田里，我就有了生路了。干什么要人家来可怜我，行善积福的养活我！

长工乙 你不要这样說話呀。（坐在李全生对面。）

李全生 再說，村里还有好些别的种田人呢，周乡紳也想都养活他們么？

长工乙（被問住了，廢然不悅）你一定要跟周乡紳作对，他也能难为你的。他跟知县衙門里的人都相熟，他的儿子在外面做兵官呢，你斗不过他的。

李全生 周乡紳专是玩这一套，来刻薄乡下人的。（說着便气）吓唬你們行了，我是不怕的。我宁愿做周乡紳的冤家对头，嘿，我来齧他吃剩下的骨头，做他的狗么？

長工乙閉口无言。

长工甲（听见李全生又在罵狗，不禁大怒，奔上桥來尋事。

惡狠狠地对着李全生）你在干什么？

李全生（曉得他要尋事，存心和他嘻皮笑臉）你沒有看見——
么，我在这里坐着。

长工甲 这地方不是你坐的。

李全生 怎么，这不是大路上的一座桥，人人可以走得，人人可以坐得的么？

长工甲 人人可以坐得，就是你不能坐。

李全生 这才怪呢。

长工甲 周乡紳吩咐的，别人都不得，就是你老鬧着要拆桥，所以不許你靠近这座桥。

李全生 周乡紳說的話，人家准得依从么！

长工甲 这座五奎桥是他們家造的。

李全生 可惜了！这座桥造在大路口；来往的人多，他就做不了主啦。你瞧，他說不讓我坐在桥上，我現今坐着呢，就算你能把我赶走，我也已經坐过了。喂，干什么不劝周乡紳，把这座桥搬回家里去，鎖在櫃子里，那我真坐不成了。哈哈！

长工甲（怒不可遏）你不用耍奸。这么些乡下人，就是你最惡最坏，說話最刁，坏主意最多，最愛鬧事情。你等着吧，周乡紳早就認識你了。他早知道这——一次事情，尽是你在这头搗乱，是你挑动乡下人，是你領着他們起鬧的。他早就要对付你了！总有一天，——总有一天，——看你后悔不后悔——有得